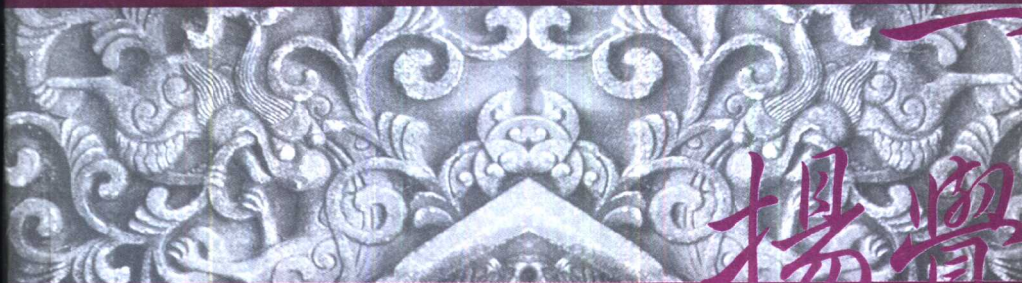


岳麓书社

十年一觉扬州梦

南宫搏 著



十年一觉扬州梦

龚鹏程 总序推荐

以《阿房宫赋》名噪一时的杜牧，
尽管在党争之下仕途并不顺遂，
未能一展政治抱负，
但其诗名及风流亦传千古……

十年一

覺揚州夢

岳麓書社 南宮博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年一觉扬州梦/南宫搏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
2002
ISBN 7-80665-259-0

I.十… II.南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3742 号

责任编辑 丁双平
 黄昊浩
封面设计 谷积善

十年一觉扬州梦

南宫搏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8.25

字数:186 千字 印数:1—5,000

ISBN7-80665-259-0

I·584 定价:1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望城县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:410200

本社邮购电话:0731-8885616 邮编:410006

总序

·龚鹏程·

历史小说的身世，颇为曲折，要从古代谈起。

中国古代的所谓小说，本身就是一种史述，是一种史籍。小说家可能就是采集民间琐闻杂话的史官，故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小说出于稗官野史、巷议街谈。而《汉武故事》、《西京杂记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续齐谐记》等小说也被纳入史部起居注或杂传类之中。

到了唐宋间，说书人讲说故事，逐渐便改变了小说的涵义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等书记载，当时说话人可以分成几类，当时称为“家数”。其中之分类各书记载有些差异，但大体有四大家数：讲史、小说、说经、说诨话。说诨话，是讲笑话、斗趣，可能近于相声、滑稽、插科打诨之类。说经，是讲佛经。讲史与小说，则是古代小说的分化。仍以描述历史事迹、勾勒历史大势、演说历史人物之行动及典型者，称为讲史。而那些仅借用某些历史场景，或以历史故事原材料，来讲述人物发迹变泰，悲欢离合者，则称为小说。

所以《梦粱录》说：“小说名‘银字儿’，如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、杆棒、发迹变泰之事。”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：它可能写古代事，也可能讲当代。若写古代，则虽借用历史场景，

但它本身自成传奇，目的并不在述史。因此它并不以增进读者之历史知识、复现历史现场、探讨历史演变规律为宗旨，其虚构性也因此而较强。《梦梁录》说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“顷刻捏合”，就是说它具高度虚构之性质。

经过这样分化之后，讲史与小说分途，各领风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诸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之类杰出的历史演义。此类稗官野史，本出于巷议街谈；其流传，也深布于民间，中国人，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讲起。可是，讲史也者，便一朝一代，一路讲说弹唱下来。因此，若问我们社会上到底认知了什么历史，正史二十五史或《资治通鉴》一类史籍的影响，其实远不如二十五史通俗演义等讲史系统。

可是，讲史的势力，毕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反弹。稗官野史，原本就相对于正史官史而说。文人学士，也非田夫野老，夙不以巷议街谈为然。故清朝考证学大兴以后，鄙薄讲史，以史籍史事真伪之考订为职志，竟蔚为风气，像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就说：著作之体，要就实，要就虚。不能像《三国演义》那样，既不像正史那样符合“史实”，又不像小说那般全凭虚构；反而造成了读者的混淆。于是，讲史的地位，不仅及不上正史，也不如小说了。

这是讲史之命运的挫折。可是，它的噩梦并未停止。晚清以来，西力东渐，西方小说观进入中土，论者持此以衡，遂越来越对讲史看不顺眼。

现代小说观，第一就是要从创造性讲起。小说既是作者之造物，其人物、情节自必为虚构的。因此，会觉得讲史缺乏创造性，一切人、事、地、物均受限于史实，缺乏作者发挥想像力的空间。而一部缺乏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东西，还能是好作品吗？但若作者在讲述史事之中，添加了太多想像，甚或改动了历史结局，扭转了史

迹之因果关系，其虚构性又不能令人忍受。非特不会被称赞，反而会被指责，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。处在如此左右不讨好的情况下，讲史的命运，可谓蹇困极了。

这也就是民国以来，缺少历史小说作家的缘故。

现代小说家也不擅长写讲史或历史小说。因为现代的特征之一，就是与传统的决裂。形式上，讲史、历史演义，都被视为旧文体，不再被小说家采用。内容上，现代文学又有去离历史的倾向，不再关怀历史。因此，现代小说家既乏历史知识、又无兴趣处理历史题材，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，毕竟，其关怀业已不同了。

现代文学两大阵营，一是现代主义，一是现实主义。现代主义旨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，现实主义则以反映社会为目标，它们的关怀所在，都不在历史而在现代。即或采用历史题材，如鲁迅之写《故事新编》，或后来的姚雪垠写《李自成》之类，目的也不在讲史，而在自抒怀抱，改造时代。

可是，人类对历史的情怀，仍是不可磨灭的。现代社会中，讲史仍以巷议街谈、稗官野史的形态在继续发展。刘绍唐先生主持《传统文学》月刊，自号“野史馆馆长”，其所谓传记文学，实即古之所谓讲史也。

但传记文学发展至今，在笔记、考证、述传等方面，固然足以绍续古人；然而衍古事以敷说，足以为古代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一类作品之嗣响者，实不多见。

高阳、南宫搏这几位先生的重要性就在这儿。

我们现在若把“小说”这个词的涵义放大些看，把古代“小说”与“讲史”两类都纳入现代的小说这个名义下，则现代小说是小说这一条脉络的发展，历史小说就是讲史的延伸。而前面说过，五四运动以后，现代小说蔚为大宗，而历史小说则较寂寥。高阳、



南宫搏几位，自张一军，力撑半壁江山，读者群之广，一点也不逊于现代小说，确实可称为豪杰之士，难能而可贵。

南宫搏，本名马彬，浙江余姚人。从事历史小说之写作，比高阳还早。早在五十年代，在香港，即出版过《圆圆曲》、《风波亭》、《桃花扇》等书，其后陆续写出《武则天》、《杨贵妃》等数十部。他与高阳一样，都长期在报业供职，也能写现代小说，但生面别开，为文坛所重者，终究还是历史小说这一方面。

在这方面，南宫搏衍讲史之绪，既用小说形式，也仍保留了传统稗史的形态，有《中国历史故事》、《中国历代名人轶事》等书。小说则除了少数写奇男子，如《吕纯阳》、《鲁智深》、《韩信》、《李后主》；写大时代，如《大汉春秋》、《玄武门》之外，比较集中写历史上的女人。

先后曾写过的女人，包括嫦娥、妲己、西施、蔡文姬、江东二乔、刘兰芝、甄妃、祝英台、乐昌公主、虢国夫人、杨贵妃、武则天、鱼玄机、李香君、潘金莲等，甚至还有一本《妈祖》。

高阳生前，我曾问过他对南宫搏小说的看法，他未正面回答我，只说南宫搏对《唐史》等是很熟的。我明白他如此说，是“不相菲薄不相师”之意。历史小说作家本来就很少，故没有文人相轻的本钱。称许南宫搏史事精熟，则是肯定他作为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资格。可是高阳与他，写作历史小说的心态、目的及写法，互不相同，是以高阳不愿正面讨论评鹭南宫搏。

事实上，南宫搏虽然著作在六十种以上，读者遍及整个华人世界，却并无正式研究文章讨论过他，比高阳更不受现代文学界正视。高阳物伤其类，不愿矜伐，不随口批评同道，实在是他的好德行。但若从吾人读者的角度看，拿他们两位做个比较，其实正是必要的。

因为，高阳与南宫搏，乃是台湾历史小说写作之两型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，早期着重于讲说传奇，例如写李娃、风尘三侠、杨乃武与小白菜、李师师与周邦彦等。后来则历史意识越来越强，一方面结合他的史事考证，以考得者推拟模构，类似重建历史现场，如写李商隐、董小宛、曹雪芹、龚自珍等都是。对“历史疑案”深感兴趣，小说和考证交互为用。另一方面，则企图找寻历史变迁的因素，以“通古今之变”。他反复提到朝廷和士人的关系，认为士人政治是否健全，乃国家是否康顺的主因，故其小说，着墨于宫朝政局及士大夫生活者甚多。所以说，他的小说，是充满历史意识、着眼于历史整体的。因此他的写法，也就较少单一主线、单一主角，常会以“跑野马”的方式，勾勒社会整体，对历史场景中的典章制度、名物风俗、人际网络非常注意。

相较于高阳，南宫搏所关怀的，是个体化的历史。

从题材上看，南宫搏写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。为什么专挑女人，写些风流韵事呢？是作者意存佻达、性好风流吗？不然。女人的身世，跟宫朝政局、时代社会、人际网络，基本上无甚关系。这些女人，是因与君王等特殊男人有关了，才间接与这个社会和历史有关的。关联起来以后，她们可能被指责为祸国之妖姬，可能成为时代沧桑的见证。但就她本身来说，她的生命、喜怒、情爱、遭际，其实自成脉络、自成风景。南宫搏所要描绘的，就是这一段风景，因此，他不但关切历史中的个人，还希望能检索大的社会历史之外的个人史。

他有时也写对历史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人物，如韩信、光武帝、唐太宗。但重点并不在刻画那个时代，说明这些伟大人物如何开创了大时代，如何成就其事功。反而去讲诸如光武帝为何一直为了阴丽华而与严光在心底上较劲；李世民如何算计着要发动玄武门事



变，而结交齐王元吉妃及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妹妹常婉之类的事。他写太平天国，主线也不放在洪秀全、杨秀清、石达开等人身上，而放在洪宣娇身上。

南宫搏本人甚少论及他如何写作历史小说，我仅见的一篇，是《从紫凤楼到韩信：兼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书》。据他说，他的历史小说写法，直接受德国作家布鲁诺·弗兰克（Bruno Frank）的影响，喜欢以一个人为主线，而以其时代背景陪衬这一个人物，让时代特点和社会风气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反映出来。这也就是我所说的，他惯于把历史个体化，去描绘个体化的历史。历史或时代，就是那个人的遭遇与感受。

要这样写，其实并不容易，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，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，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。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，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像。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，也不忌讳，乐于质疑正史，怀疑其合理性，而建立自己小说的正当性。

高阳则相反，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，故小说虽非史述，意亦不在证史，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。因此，两人的不同，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，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，有此两大典型，足堪珍视。

惟高阳故世之后，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，尚不寂寞。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，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，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。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，如今思之，殊不免于缅怀，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。如今校订重刊，令人欣喜钦敬不已。历史小说的命运，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，焕发出新的风采，也未可知。

目 次

总序.....	(1)
序幕.....	(1)
第一卷.....	(6)
第二卷.....	(13)
第三卷.....	(22)
第四卷.....	(36)
第五卷.....	(54)
第六卷.....	(76)
第七卷.....	(92)
第八卷.....	(126)
第九卷.....	(141)
第十卷.....	(155)
第十一卷.....	(171)
第十二卷.....	(191)
第十三卷.....	(206)
第十四卷.....	(217)
第十五卷.....	(251)

序 幕

大唐元和七年壬辰——

大唐皇朝的重臣：曾任淮南等地节度使、检校司空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摄宰相、检校司徒、度支盐铁使、司徒，封岐国公，以太子太保致仕的杜佑，退休未及半年，病危了。

他已经七十八岁，生命有似油尽灯枯——实在说，他不是病危，而是身体机能全部衰老；灯中的油已尽，灯将熄灭了；但在灯焰的最后时辰，他的神志还是很清醒。

他在病榻上看着儿孙辈，现出笑容，喃喃地说：

“杜氏一门，五百年未替，每代有人——我经历了六朝皇帝，七十八年，太长久了……”他喘着气，慢慢地再接下去，“我生长在开元天宝全盛之日，当我年轻时，天下饶富，四海升平，比你们现在好得多……”

“大人歇歇——”次子杜式方，膝行到榻前，给父亲饮水，再为父亲揩拭泪水。

——杜佑的泪腺已不受控制，时时会滴出泪水。

“哦，我还在说空话——”杜佑知道自己的时间无多，对着满



室的儿孙，想集中着道出自己的遗言。可是，一转念之间，他的思想就驰荡开去，“开元天宝的全盛之日不容易再来了，安禄山的那场兵乱，使我们的国家沉沦——唉，复兴，谈何容易啊——你们要小心将事；复兴，要慢慢地来的，一天的破坏，可能要一百天、一千天才能兴复——唉，太难了，我出将入相，这许多年，希望创造一个小康的局面，唉……我的事，留待后人批评吧！”

“大人歇歇——”三子杜从郁也趋前了一些。

“从郁，”杜佑合上眼，休息了些时，再说，“你身体弱，多多留意——”他说着，目光移向两个儿子的身后；杜式方后面，英俊挺秀的杜棕，使老人一笑，他再移目看杜棕右边的杜恂、杜慥，又看他左边的杜恂、杜焰——这是杜式方的五个儿子，其中，以三子杜棕最秀发，老人又看杜棕，喃喃说：“棕儿可继我衣钵……”

杜棕跑前，低声叫着祖父。

这时，老人的目光转到另外两名孙儿身上，那是杜从郁的两个儿子，十岁的杜牧，六岁的杜颢——他们两人和已经丧父的杜论、杜愉、杜羔在一起；这三兄弟的父亲杜师损，是杜佑的长子，前几年故世。老人对这三位孙儿低喟，随着，叫唤十岁的杜牧。

杜牧恭谨地上前——

“牧儿，虽说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，不过，我看诸孙中，你的才分最高，可是，你太露，不及棕儿圆浑；但愿你勿躁进，露才扬己，最易招祸，希望你牢记我今日之言。”

“祖父大人，孙儿记得——”杜牧清朗地回答。

老人又现出微笑，合上眼皮，隔了很久，又说：

“我掌国虽久，并无遗财留给子孙，但愿你们为官，也能清廉如我。”

老人的声息逐渐地微弱了，两位儿子对望了一眼，正要试探父

亲的鼻息，杜佑忽然睁开眼来。

“世人议我晚年失德，以妾为夫人——哦，这是我的私行，并未因此而损公事；私人生活，贵在适性，世人的议论，由它去吧！”

“是的，祖父大人——”十岁的杜牧朗声接口；自己的儿孙、曾孙中，只有他一人发言。

杜从郁回望了儿子一眼。

老人，在平安中逝世了。

五年之后，一个黄昏，十五岁的杜牧、十一岁的杜颢，阴沉地守在父亲的病榻边。

祖父故世的往事，他们记忆犹新，但是，现在的情形与五年之前不同。

杜从郁患的是肺疾，受着疾病的磨折；而当年的杜佑，只是生机耗尽，两者，有显著的不同。

杜从郁时时发出一阵嘶哑艰涩的咳嗽，在阵咳之余，他满面通红，气喘甚急。

逢到这样的時候，他们兄弟心痛如绞，杜颢的面色会转为青白，而杜牧，紧紧地捏拳，手心不住地淌出汗水。他们都知道，父亲的生命是在呼吸之间，只要一口气喘不过来，生命就终止了。

病室中，还有他们兄弟的母亲，以及父亲的侍妾和一名医士；在外间，还有姊妹和几位近亲。

时间在恐惧的等待中逝去……

医士的面孔上，如阴云密布，他时时会望屏风一眼——那是期望他的师父到来，因为，他对榻上的病人，已经是束手无策了。

不久，名满长安的医生吴大夫到来了，他诊视了一些时，主张用灸疗，接着，他看了杜牧一眼，走到外间。杜牧，跟随而出。



“牧之世兄，令尊大人的病，看来过不了今夜亥时，我估计，在戌时左右会大去。”

杜牧沉声应着，讷讷地问：

“还有其他的方法相救吗？”

吴大夫摇摇头，沉沉地说：

“回天乏术了——我现在用的方法，只是使尊大人集中残余的精力，好安排后事，一个时辰之后，会崩溃。”

杜牧垂下头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当吴大夫辞出之后，杜牧和管家商量着晚间所应准备之事；长安是经常宵禁的城市，戌初之后，各坊栅门关闭，不能来往，因此，应用各物，都要在酉末办妥。

当杜牧回进病室时，已点上灯，室内，有浓郁的燃艾味道，榻上的父亲，安详地睡着。

灯光下，他看到父亲的面色蜡黄，每一根胡须好像是干草插在枯涩的泥土上。这形象，使杜牧心悸，他以为父亲已经故世，可是，他又不肯上前试探。

他看了母亲一眼。

“睡着了——”母亲低声说：“灸过以后，好像很疲倦。”

声音虽然很细，但是，病人的听觉似乎很灵敏，合着的眼皮抬了一下，又重重地透了口气。

——这似是表示他的生命存在。

又隔了一些时，病人的眼睛睁大了，看着室内的人，最后叫唤他的长子。

杜牧上前，恭肃地跪下。

“牧儿，我大去之期不远。”杜从郁喟叹着，“牧儿，未来，会有一段辛苦的时日，希望你克勤克俭，孝事母亲，照顾你的兄弟。”

杜牧谨严地应着是。

“在我大去之后，你们得搬过一所房子，此地的租太贵，我死之后，必不能维持——”

杜牧又应是，再说：

“大人放心，家庭生计，不是大问题，我们兄弟都能吃苦的。”

“嗯——牧儿，多读书，各方面的书都该涉猎。”父亲的气息转弱了，稍微顿歇，再说：“将来出仕，切不可接近宦官以干进。二十年来，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了。”

“是，大人，儿子永志此言。”

“牧儿，不论成败，以名节为重，人生贵乎不亏大德，愿你留意及之。”

就在此时，杜从郁的哥哥杜式方，闻讯赶来了。他直入内寝，
握住了病床上奄奄的手。

灯光下，他看到父亲的面色蜡黄，每一根胡须好像是干草插在枯涩的泥土上。这形象，使杜牧心悸，他以为父亲已经故世，可是，他又不肯上前试探。

他看了母亲一眼。

“睡着了——”母亲低声说：“灸过以后，好像很疲倦。”

声音虽然很细，但是，病人的听觉似乎很灵敏，合着的眼皮抬了一下，又重重地透了口气。

——这似是表示他的生命存在。

又隔了一些时，病人的眼睛睁大了，看着室内的人，最后叫唤他的长子。

杜牧上前，恭肃地跪下。

“牧儿，我大去之期不远。”杜从郁喟叹着，“牧儿，未来，会有一段辛苦的时日，希望你克勤克俭，孝事母亲，照顾你的兄弟。”

第一卷

大唐太和二年，闰三月。

八百里秦川花明如锦，是长安的好天气，而且也是长安热闹的日子。

——正月间在洛阳取录的进士，到长安参加吏部的考试。这一科，共取进士三十三人，状元是韦筹。可是，在长安士林，状元韦筹的名气还不及第五名进士杜牧来得大。长安人，最喜欢讲述闹中故事，而杜牧应进士考试的故事，成为最热门的谈话资料。

人们说，这一回洛阳进士试，主考官为侍郎崔偃；参加考进士的人，多数是要人事关节的，杜牧没有；而且，凡是有才名而没有人事关系的举子，又都会被加上一些不利其人的批评，杜牧，传说是生活态度不够严肃。

可是，杜牧所著的诗文，已经名满两京。

正当主考官崔偃评阅试卷的时候，太学博士吴武陵，偶然看到一群人在庙会中围着争读一篇文章，他凑近去听，觉得文情并茂，就上前询问——那是举子杜牧所作的《阿房宫赋》。这位博士抄了一份，回斋朗诵，越读越激赏，立刻驱车往访主考官崔偃，将《阿

《阿房宫赋》送上。

崔偃读后，大为感动，连声问：

“好文章，是谁作的啊？”

“《阿房宫赋》作者，是公门下举子杜牧；崔公为朝廷取士，仆不敢荐人，但是，杜牧，王佐才也。”

“唔，唔——”崔偃点头，“我还没有看他的卷子。”

“崔公，把状元给他——这是当代大才！”吴武陵严肃地说，“错过此人，可能十年百年难逢。”

崔偃一惊，看着须发苍苍的吴武陵，“吴公与杜氏交好？”

“不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”

“状元以下，名次都定了。”崔偃说。

“啊，可惜——”吴武陵拍着膝盖，“那么，给他第五名。”

崔偃为难了。在原来的计划中，杜牧是会落第的，但是，当着硕德厚望的吴博士，他又不便直说；因此，他期期艾艾地回答：“闻道杜牧不检细行——”

“啊！公为天下取士，方寸如此！”吴武陵变色而起，双手一摊，“好，《阿房宫赋》还给我。”

崔偃窘迫了，微笑拱手，“吴公请坐，兄弟话尚未讲完。虽然如此，兄弟当惟公之命是从，予杜牧第五名及第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吴武陵作了一揖，“老夫为国家庆贺，这篇《阿房宫赋》，就留以相赠，以志今日之事。”

这一则故事的真实性如何，无人去研究了；不过，《阿房宫赋》是好文章，却有目共睹。长安文士，争相传抄《阿房宫赋》。杜牧这个名字，也因之而人人都知道了。

人们传说：杜牧年轻，风姿极佳。

人们传说：杜牧肥马轻裘，风流自赏。